赤胆忠魂

孟凡春摇摇著

——抗日英雄朱剑秋的革命生涯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责任编辑摇王摇琪
版式设计摇尉红民
责任校对摇王洪霞
责任印制摇张志军

摇图书在版编目（悄驴）数据

摇赤胆忠魂：抗日英雄朱剑秋的革命生涯 辖孟凡春著援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圆猿圆园
摇ISBN 猿原载怨园园原源猿缘原缘园园原园

摇Ⅰ圆赤…摇Ⅱ圆孟…摇Ⅲ圆纪实文学鄄中国鄄当代
Ⅳ圆园园缘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悄驴数据核字（圆园猿源）第园缘园园园员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员园园号
电话：（园员园）远园园园园园园（办公室）摇（园员园）远园园园园园愿（发行部）
邮编：员园园园园员摇网址：悄悄悄员圆猿园园园缘园缘园缘园缘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装
圆园猿源年远月第员版摇摇圆园猿源年远月第员次印刷
开本：愿员园毫米伊员园园毫米摇印张：员愿缘
字数：猿园园千字摇印数：员原园园册
定价：圆园园园元

目摇摇录

一摇金秋降生 ……（员）
二摇享受母爱 ……（愿）
三摇在外公家 ……（员远
四摇启蒙村塾 ……（圆赖
五摇少小忧国 ……（猿园
六摇结婚始末 ……（猿远
七摇辍学务农 ……（源园
八摇抨击时政 ……（源愿
九摇经风沐雨 ……（源怨
十摇勇斗财主 ……（缘赖
十一摇挺身法场 ……（远园

十二摇初离乡关 …… (这)
十三摇破格提拔 …… (苑)
十四摇孤胆深入 …… (愿)
十五摇虎口脱险 …… (怨)
十六摇鸿志难酬 …… (怨)
十七摇断辞美差 …… (元缘)
十八摇苦寻出路 …… (元猿)
十九摇抗争图新 …… (元怨)
二十摇造反有理 …… (元缘)
二十一摇培养骨干 …… (元圆)
二十二摇返回省城 …… (元怨)
二十三摇明湖巧遇 …… (元施)
二十四摇六雄聚晤 …… (元熊)
二十五摇身兼“双职” …… (元源)
二十六摇狱中自白 …… (元源)
二十七摇点燃火种 …… (元员)
二十八摇三易其名 …… (元施)
二十九摇送别慈母 …… (元源)
三十摇胶东杀寇 …… (元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十一摇博兴劝降 …… (略)
三十二摇暴动受挫 …… (略)
三十三摇重返故里 …… (略)
三十四摇针锋相对 …… (略)
三十五摇智送情报 …… (略)
三十六摇秘密穿往 …… (略)
三十七摇延安之行 …… (略)
三十八摇司令大哥 …… (略)
三十九摇病中送暖 …… (略)
四十摇炉火钢刀 …… (略)
四十一摇痛斥匪顽 …… (略)
四十二摇大义决裂 …… (略)
四十三摇周疃缴获 …… (略)
四十四摇“治病”救人 …… (略)
四十五摇反攻倒算 …… (略)
四十六摇临危上任 …… (略)
四十七摇惨遭“三光” …… (略)
四十八摇铁道借兵 …… (略)
四十九摇铜墙铁壁 …… (略)

五十摇突出重围 …… 张员
五十一摇粉碎“安化” …… 张苑
五十二摇壮烈殉国 …… 袁原
五十三摇狂欢胜利 …… 袁原
五十四摇英魂归来 …… 张员
五十五摇石桥惨案 …… 张原
五十六摇名垂千秋 …… 张苑
后摇摇记 …… 袁圆

序

寿光市大家洼是我的家乡。

历史上有“北海圣城、东秦壮县”之美誉，今天，她又荣居全国百强市的前列。[illegible]年 源月 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临寿光视察，并把寿光市确定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联系点。

长篇传记文学《赤胆忠魂》的出版，是一件大喜大贺的好事。因为它非同一般性的传记文学之类，是一部进行革命优良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地处海滨的寿光人民朴实尚义，强悍刚直，自古就有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

朱剑秋同志出生于大家洼镇石桥村，因不堪地主阶级压迫，心怀阶级血仇、民族义恨，在[illegible]年毅然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置身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中，他无私无畏、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勇往直前。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昌潍大地上印记着他顽强斗争的飒爽英姿，胶东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八年抗战中，他是寿光第九区公所第一任区长，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为寿光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的光辉业迹使家乡人民为之骄傲，是子孙后代的楷模。朱前辈的一生，艰苦朴素充满传奇，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是

深受当地群众爱戴的抗战干部。他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战事业血洒战场、身丧异乡，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肝胆照人的英雄形象，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谨以上文数语略记之，表达对革命者的敬重之情和缅怀之意！

是为序。

杨德清

二〇〇七年十月四日

（序者系原中共中央委员、海军政委、上将军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摇金秋降生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中东部有个山东省，山东省的东北部有个寿光县，寿光县的东北部有个石桥村。

明万历（[illegible]）年间，朱、李两姓一块儿迁移至此，始立于村。遂取名曰：朱家庄。公元[illegible]年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了惨无人道、血雨腥风的“石桥惨案”，致使县区干部多人遇难。因村公所处的公章被抢，我党恐敌人利用公章进行破坏活动，经过区、村党员会议决定——根据村东、西两座青石建造的桥改名为石桥村。村名自此沿用至今。

缓缓流动的弥河水，浇灌出了神奇的陶罐和古老的文字。清冽甘醇的弥河水哺育了寿光百万众生，也哺育了人类历史中的许多赫赫精英。大河奔流千古，英雄风流千古。弥河——这条寿光人民的“母亲河”，它既象征着古老的文明，也包含着震天的灾难，它把文明和灾难都深深刻写在寿光大地上。

[illegible]年 远月，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八国侵略军约[illegible]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实行了疯狂镇压。同年，袁世凯也在山东大肆屠杀义和团战士，以极力讨好帝国主义。

[illegible]年（清光绪[illegible]年）秋天，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季节。这一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德、日、意、奥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此项条约的签订给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严重损害

了中国的主权；自此以后，腐朽的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

当然，远在中国山东省寿光县朱家庄的老百姓们，对以上这样的重大事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或者干脆说几乎一无所知。义和团英勇抵御外侮、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慈禧太后携帝仓皇出逃……如此之多的政治信息离他们太遥远、太遥远。甚至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的潜意识里也认为：小民如草，自然生长，践踏死亡。至于知识分子们所倡导的变法之类，距离他们确实渺茫得很，仿佛可以不管。

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朱家庄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 （光绪 [illegible]年农历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不善言谈、老实厚道的朱可荣家里又生了一个儿子。

天空没有祥云的笼罩，大地没有紫光的萦绕。拂晓时鸡叫三遍后，朱家庄中街段一桩茅草房间里的土墼炕上，传出一个少妇的阵阵呻吟声。从这声音中判析，少妇早就被腹痛折腾醒了，但她却尽力克制，没有哼出声来。她的丈夫是在打鼾的梦乡中被惊醒的，他从炕的那一头欠起身来轻声问："怎么啦？"

妻子孙氏呻吟了一声说："大概是要生了。"

这位身材棒实、虎背熊腰的丈夫听了妻子这样说，只得一翻身从炕面上爬起来，轻轻颤着牙穿上单裤长袍，然后从苇席枕头下摸出洋火，哧的一声擦燃了，点亮土台条几上的一盏桐油灯。

现在让我们借着这束黄白色的桐油灯光来仔细端详一下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他这年只有三十五六岁，由于天天干活、终年劳累，额头上已经爬上了隐隐的丝丝皱纹。长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骨骼磨练得硬壮、肌肉结实；略长的脸孔呈现出一副健康的黑红色，淡软相间的八字胡须大约刚刚蓄起；当他转过身去走向妻子的炕头时，灯光映照下的是当时全中国男人脑后都拖着的一根粗长的发辫。

他就是朱可荣，本书主人公——朱剑秋烈士的父亲。

朱可荣走到妻子的身旁，举起右手撩起蚊帐的一边挂在头顶的帐钩上，俯身问她是不是起来坐一会儿，随手将妻子的衣服拿在手里。可以清晰地看见，拿掉衣服后的被子，其被里是一层土白布，在被面处是一块绣着几朵大红花的纺绸。

妻子顾不上搭理他，仍在不停呻吟，这时朱可荣俯着身子有些不知所措。尽管妻子的面庞是在微弱灯光照射不到的暗影里，但他知道，小他 岁的妻子显得那么年轻，是个 岁红颜俊俏的少妇。她那娇美的面庞是那样端正红润。这副艳丽的面容对他是那样熟悉，那是他们结婚两年来他天天看到的面庞呀！

顺便交待一下，此时躺在炕上的这位临产妇女是朱可荣的第二个妻子。 年前（ 年）的冬天，前妻孙氏生下二儿子朱滨不久便得了严重哮喘，最后被可怕的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他捏起被子的一角，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揉搓着，想掀开又没有掀开，他害怕看到妻子的满脸泪水。正在他急得心躁浴火的时候，突然听到妻子强忍腹部的剧痛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孩子他爹，快去请个接生的吧！"

朱可荣素来精明能干，反应亦相当灵敏迅速。然而此时此刻的他却急得一塌糊涂。经妻子这么一提醒，他才急速转身奔出屋门，闪身之间把灯光带得忽明忽灭。他熟练地拉开门闩，敞开杏木质料做的大门，耳边听到的是习以为常的门轴嘶哑的声音，抬头看到的是东方天边启明星的笑靥，仿佛在向他道喜祝贺一般。他缓了一口气，双手麻利地对插进长袍袖筒跑到东边小胡同的邻居家去喊门。不巧这家的男人听到叫门声后回答说："孩儿的娘，前天回了娘家没回来。"朱可荣没顾得上询问今天是否能赶回来，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跑向稍远的一户叫李四婆子的家。

朱可荣领着这位李四婆子一路风风火火跨进家门。在拿手

接生婆的一番指点和忙碌下，哇的一声啼哭，脐带一剪，一个普通的生命便简洁利索而又理直气壮地来到了人间。

早起的人们正好听到新生婴儿的第一声稚嫩的啼哭，伴随着这个婴儿啼哭的，是漫长黑夜中孕育出的金色黎明，这正是一天中白昼的开始。

这原本是极为平常的一天，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的婴儿接连从母腹中脱胎而出。但这看似平常的一天却因中国山东省寿光县朱家庄这个男婴的降生而陡然变得不平常起来，历史（尤其是 [illegible]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男婴诞生的日子：公元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

在他诞生的全部过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将是个叱咤一方风云的龙虎之辈，也没有任何人想到他会在以后的岁月里成长为一个钢筋铁骨、担负巨任、大敌当前指挥若定、卓尔不凡的英雄人物。

朱家庄的人们在谈论这个孩子的时候所密切关注的：第一，老朱家又生了个牧童，又有了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子。第二，朱家庄又增加一个犁田耙地的好把式。

仅仅如此而已。

这就是庄户人的朴实眼光，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善良愿望。

接生婆忙活了一些时候，朱可荣添不上太多手，便跑去院子里的灶堂，抱回一捆秫秸秆儿，在明间墙角处用几块厚厚的青砖架成了一个简易的火塘，取来洋火夹上一缕干草点上了。

他右手持烟斗，左手慢慢拨亮火塘。屋子里渐渐充满了暖气。

不多时，朱可荣从接生婆怀里激动小心地接过婴儿，用无限爱惜的目光审视这个粉嘟嘟的小宝宝。婴儿用小棉被裹着，瞅着他粉红色面部，朱可荣满心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朱可荣心生慈爱地看着怀中的婴儿，欲亲又止，似曾相识，这虽然不再是他初次做父亲时的那份喜悦了，但仍深感肩

上的沉重分量，更加明确了自己应肩负的重大责任。那就是，一定要想尽办法养活这个孩子，为了传承香火的兴旺，为了继承家业的辉煌。

吃过早饭，朱可荣就迫不及待地去岳父家汇报喜讯。岳父家在北道口村，距离朱家村大约有五六里路程。中途要经过几个岔道，绕过两个大水湾。这条路他也记不清走过多少次了，所不同寻常的是，他这次走得飞快。

他一脚踏进岳父家门，顾不得喘口气就高叫："大妮生了，又是一个男伢！"

大妮即孙大妮，朱可荣的妻子。

岳父孙温团正坐在堂屋的蒲毯上闭目抽烟，当他听了女婿的报告后，欣喜若狂地睁开了疲倦慵懒的眼睛，从嘴里一下子拔出烟嘴，连连说道："好！好！好啊！"

此时的岳母恰在厨房里忙活着，不知是哪位稀客到来，还没来得及擦上一把手，就颤巍巍地踮着两只小脚挪到堂屋。听女婿重复完一遍之后，她喜笑颜开、乐不拢嘴道："恭喜女婿了！"她嘱咐老伴陪女婿聊天，自己则返回厨房去忙着张罗今天的午饭。

碰巧岳父家昨天刚杀掉一只羊，是羊圈中最大的一只，掐头去尾，称称掂掂，净重一百斤，鲜嫩的羊肉分别装在两个干净的竹制箩筐里。岳母挑拣出一块大的，切下三斤许，再切成小块薄片，先在大铁锅里上下翻炒后，加水添柴开始炖了。她让八岁的大孙子孙德胜帮着在灶门口朝里填柴火，自己来到屋后菜园里拔了几根大葱。

小孩子孙德胜干活挺卖力，很讨人喜欢，他喜欢玩火，干柴插进一把，没等里面燃完，又插进一个去。祖母回来叫他去告诉祖父摆桌子。

孙温团正同女婿热烈地交谈着，听到小孙子咬文嚼字的顽皮"指示"后，欣然一笑，便把饭桌拉到屋地中间。由于地面凹凸不平，桌腿放不稳，他走到天井里去找来一块不大不

小、不厚不薄的木片垫上。

这边厨房里肉汤滚开了，满屋子里酝酿着膻美的羊肉香气，岳母抓一把大葱细末撒进锅里后，香味就更加诱人了。

朱可荣的鼻子也尖，闻到这股香味后，立即把消息传达到肚子，经过肠胃一阵议论，嘴唇边泛起了一阵潮湿。早饭本就没吃饱，再说走了这几里路，肚子里的“现成货”早就荡然无存了。

待岳父岳母一作谦让，他不再客气，一屁股坐了上座。心想：此时我不吃，更待何时啊？他这回真是两头忙——一边是岳父陪他喝酒，一边是岳母催他多吃些肉。

一家人吃的正欢气，岳母突然话锋一转说：“你们看，我光顾自喜自乐了，有件事我要问你，打算给三伢子取个什么样的名字？”

朱可荣酒兴正浓、满面红光，略一沉思说：“老祖宗们已经订下了族谱，我看还是与他大哥、二哥一样取法，单名一字，既不粗枝大叶，又不拖泥带水，便于好听记忆。”

“想好了没有？我看要取个硬实些的好名字，将来命硬好养活。”岳母坐在一旁插话说。

岳父接口说：“按理说这伢儿是老三了，我看就叫他虎子三好了。”

朱可荣吧嗒了两下嘴唇，呷了一口烫烧酒想了一想，说：“我感觉虎子三不大顺口，干脆就叫虎三算了，叫起来多方便呀！”

岳母又开腔了：“虎三这个乳名叫得好，还得给他取个大名才是啊！”

“那就叫做朱鄂吧！再取个号叫代贵——三张嘴多吃，三只耳多听，总不会吃亏的。”可荣不再犹豫，一锤定音。

谈笑风生间，一顿酒足饭饱后，孙温团慢悠悠地坐回火塘边，从腰际间取出烟杆，再从烟袋里捏出一小撮烟丝，装进了烟锅。他将烟锅伸进火塘，两腮一瘪一起咂了两口，烟雾就从

嘴里溢腾出来了。

朱可荣站起身拍拍双膝，他心中惦记着妻儿，说时间不早了，要赶忙回去。岳父岳母遂不便留他，岳母从里屋提出一竹篮鸡蛋，岳父从竹筐里拎起一块没腌的羊肉，从门后的墙角取出根扁担让他挑上回家。

他大步流星地出了村口。

来时逆风，回去顺风，他一个人挑着担，加快了脚步。他右手扶着担子，面向来路，左手解开长袍，敞亮胸怀，让身上热量消散一些。朱可荣感到浑身发热，用手一摸两颊，烧得烫手。

他心里明白，这都是酒的后劲作用。

朱可荣又走了一段，瞥瞥眼、咂咂嘴，看着担挑上的肉和鸡蛋。发现篮子的中间竹篾上有一抹蛋青，他停下脚步，顺手翻捡出那个破蛋。心想：这可能是走的急，颠簸着给碰破的。

只见他脖子一挺，脑袋朝天一扬脖，大半个鸡蛋连青带黄就回肠胃司令部去报道了。

二摇享受母爱

时间过了 [redacted] 天，就到了为小朱鄂过满月的日子了。

单说这天，远近亲戚和朱可荣多年的好友故交都前来贺喜，从日上枝头到晚间挑灯，家里的酒席摆了十来桌，烧酒喝完四十多坛，猪吃掉整整一头，鸡鸭鱼和白菜萝卜、茄子、扁豆更是不计其数了。

朱可荣当然同他的那帮好友坐在一桌。这些人个个是好汉，都是大肚豪饮，他们只要聚在了一起就免不了谈天说地、畅论交流，喝酒过量也就不在话下，反正车载千斤有地担——与己无关。人就是这样，正因为脾气相投，所以即使醉了亦无伤大雅。

满怀喜乐之情的朱可荣稀里糊涂间被灌了不知多少碗，反正是不少，后来也醉了。

当他第二天苏醒过来才晓得，亲戚朋友昨天就陆续回去了，只有一个人留宿，那就是他的岳母。

昨天的客饭就是岳母一人张罗着做的，今天早上她又将剩菜剩饭热后摆上了饭桌。

早饭用毕，岳母向朱可荣夫妻交待完代为接收的人情账后，再三嘱托朱可荣好生照顾妻儿，说道家中琐事繁多，就径自回去了。

翌日清晨，妻子大妮起来下厨，朱可荣一再阻拦，说一切活计让他来忙活。大妮说："我倒想安安静静地享受一番，可我不记得你会做饭呀！倒是挺会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